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 张小飞： 一生只做一件事

■ 本报记者 夏应霞(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让思政课成为学生真心喜欢并终身受益的课程？”这是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与改革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和难题。每个思政课教师都在寻觅契合当下大学生思想实际的教学方法或模式，不断提升自我素养和能力，不负“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使命，西南石油大学教授张小飞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1988年至今，张小飞已在思政教育战线辛勤耕耘35载，他的思政课理性与感性兼备，教学风格踏实质朴、思辨创新，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教学之外，凭着以生为本的初心和多年的深厚学养，他还是大学生成长道路上最可靠的“引路人”。

陶行知说：“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纵观张小飞的教学生涯，从选择“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开始，他孜孜以求、全力以赴的就是“铸魂育人”这件事。

### 从“哲学”到“教学”

“这是最光荣的职业，最能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职业”

上世纪60年代，张小飞出生在南充的一个小山村。“农村的生活比较艰苦，但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候。”物质生活的匮乏没有挡住张小飞前行的脚步，乡村生活的乐趣和父母身上淳朴善良和勤劳节俭的品德，特别是为了他人而“无我”的精神对张小飞一生影响深远，成为他求学、教书、育人的精神底色。

1984年9月，张小飞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这门“一切知识的基础”。4年的大学生活使我明白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意义，也使我明白了哲学学决不是仅仅让自己圆融通达，更重要的是让哲学的智慧惠及他人。”张小飞回忆道。

大学学习期间，有一篇文章对张小飞影响很大——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其中有一句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什么职业最能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张小飞选择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1988年，张小飞进入西南石油大学任教。“教育是从根本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工作，教师就是通过传道授业而改变人的一个职业，而思政课教师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去照耀学生，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去指引学生，引导学生成长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具有宽广胸怀和高尚情操的人，一个有骨气、志气和底气的人。”张小飞说，“我认为这是天底下最光荣的职业，也是最能能为人类谋福利的职业，最能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职业，这就是我选择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的根本原因。”

### 从“思政人”到“引路人”

“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美国的月亮真要比中国的圆？”在一次讲授“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章节时，时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小飞向学生们提问，并组织学生们开展课堂辩论。通过激烈辩论，学生们更加深刻理解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张小飞的课堂上，这样既“上天”又“入地”的案例和生活热点屡见不鲜。

由他领衔的“张小飞工作室”是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首批名师工作室，工作室的主攻方向是“构建和推广以问题链+互联网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具体教学实践过程中，思政教师会在课前要求学生根据课程纲要，提交自己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和自身成长中的疑惑，并把这些问题归类整理成小专题，让问题“突出来”，然后根据问题安排学生分组，以小组为单位，以问题为主线，在课上通过案例、辩论等方式开展课堂教学，让答案“浮出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尤其对思政课教师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希望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张小飞认为，要当好思政课教师，首先要讲马列、信马列，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心中扎下根，才能在学生心中开花结果，这样在教学中才有底气、有信心和有动力；其次要不断提高个人的品德修养和人格魅力，要让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思政课教师要把发挥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的关键作用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把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自己的第一位，要有宽广的胸怀和良好的修养，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再次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科研能力。思政课教学要坚持正确

的思想导向，把理论讲透彻，把道理讲清楚，把人物讲鲜活，要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学生的成长，要有苟日新日日新的自觉，有教中学、学中用的行动，只有保持持续的学习动力和对新事物的感知能力，才能用理论去诠释实践，用实践来验证理论，引导学生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社会和认识自身，成长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时代新人。

### 从“经师”到“人师”

“思政课教师的初心就是立德树人，就是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

光阴荏苒，张小飞在西南石油大学任教已有35年。他用“三个始终坚守”来概括自己的职业生涯，即始终坚守思政课教师的初心，始终坚守一线思政课教师的角色，始终坚守教学改革创新的步伐。

“思政课教师的初心就是立德树人，就是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张小飞说，在他30多年的教学经历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成长需求为导向，引导学生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奋斗与石油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鼓励学生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1998级化工专业的一名学生，毕业时面临着留川还是到西北某油田工作的选择，他找到张小飞，希望老师指点迷津。张小飞告诉他，大西北的石油勘探开发急需人才，到西

张小飞与学生交流谈心。



## 古松下

■ 王孟亮

学校院里有一株遒劲的古松，树干大约有两个孩子合抱那么粗。虬枝像五指山，给人一种压迫感，但仰头时，总会见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筛下来，连缀着青天一缕、浮云半缕。

上中学时，古松下是我们停自行车的地方。我的“大二八”自行车就停在那里。我们总希望能比别人早来一点，然后在古松下为自行车占据一席之地，这样它就可以尽享枝叶的庇护，少遭受些风侵雨蚀。

我们班负责松树周围的卫生，先把所有停放在附近的自行车，摆整齐，然后再扫松针，攒起来，拿到门卫留着冬天引炉火。摆到同学的红色山地车的时候，我沉默了，眼里流露出一丝羡慕。我也曾央求家里买一辆适合我的自行车，我个子小，身体单薄，每天骑十几里的土路。第一节

课，总有种累到虚脱的无力感。可我妈想了想，还是摇摇头，“咱家穷得叮当响，小车子能坚持3年吗？撒散架子了，哪有钱换啊。”

我妈选择的动词“撒”真是贴切，我骑上“大二八”，屁股卡在车座尖上，时间长了屁股疼，就干脆从车座上下来，左一蹬、右一蹬，摇摇晃晃度过了整个初中岁月。

很多事情懵懵懂懂地经历了，一部分落满尘埃，一部分却清晰如昨。我记得，初一刚开学不久，班主任老师在古松下找我谈话。我把继父错填成古装剧里看来的“义父”，老师很好奇。我贴着松树站着，松树的鳞屑磨得后背痒痒的，她和蔼地看着我，问清情况后，没有刻意地说教，也没有一丝丝带着俯视的怜悯，她了解了我家的困境，就鼓励我好好学习，冥冥之中，似有

一股强大的力量注入我的体内，松枝间都弥漫着温暖和感动。

一年夏天，也是在古松下，班主任给我买了一双凉鞋，她从微薄的工资里，分了一份爱给我。那时，同学们大都穿凉鞋，而我穿着快露脚趾头的布鞋，又热又臭。班主任只是把鞋拿出来让我试试大小，没说什么，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世间的爱有很多种，唯有父母的爱义无反顾，也唯有老师的爱堪比父母，如此纯洁，不计较回报。班主任见我止不住地抽噎，就一边帮我擦拭眼角的热泪，一边安慰我。她说，她也经历过一段天黑的岁月，可挺过去，微光就会从枝杈间透下来，苦难的生活，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未来的铺路石。听了她的话，我的情绪一点点稳定下来，我穿着那双凉鞋，感觉脚底好像有清泉流过，

一种从未有过的惬意，浸润在心底。

中考那年，我们从古松下出发去县城考试。那次考试对我意义非凡，我听从了班主任的建议，报考师范。她语重心长地说，师范花费少，而且能定向分配。我抬头看大伞一样的树冠，有种壮士出征的豪迈之感，人总要到更大的天地去闯荡，去够更高处的生活。起风了，一股松油的清香飘至鼻翼，我抚摸着古松的枝干，汲取着刚劲筋骨里蓄积的能量。它的枝叶吸收了那么多的阳光，然后慷慨地把一种慰藉的抚慰传递过来，让我彷徨的心少了几许怯懦。我坐上破旧的中巴车，去追一个穷孩子的梦，我的理想已经很清晰，做一个像班主任一样的老师，做帮孩子筑梦的人。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母校工作，是5年以后的事了。我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

里，那晚，没有月光，外面黑漆漆一片，远处山林里偶尔传来山鸟仿若婴儿啼哭般的鸣叫。我睡不着，就坐在树下的石凳上纳凉。树头的黑影仿佛有整个天空那么大，而渺小的我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感慨岁月的轮回。古松是我人生的背景墙，那些盘根错节的梦想，最终化成扎根故乡土壤的根须，而夜的守卫者，正把它吸取的日月精华，传送到我的四肢百脉，嘱我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依靠着它，我内心无比踏实。

从此，每天上班，我都要经过那棵古松，在变幻的光影中，它的外貌早已熟稔于心，可我更喜欢的，是它永远不变的独自一隅扎根于斯、伟岸于斯的风度。我会把师爱传递下去，如它一样，把坚守写进自己人生的风雨四季。

## 老师，您好吗？

■ 刘荣昌

3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小学毕业。在等待成绩的日子里，生活很有“规律”：上午疯玩儿，下午睡觉。至于考得如何，不想，也不问。

我们家住的是大杂院。那天下午，依然是大睡一场醒来后，我看见门缝处塞着一张纸条。我光着脚丫走过去抽出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成绩单。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上面的每一个字：“孩子，214.25分，年级第二，不打搅你了，闫老师。”

我当时很得意：考得不错。当天晚上，50来岁的闫老师骑自行车来到我家，和父亲说起了成绩之事。我第一次郑重地给老师倒了一杯水，规矩矩端了过去。

闫老师和父亲坐在小院里说话，我老老实实站在一旁听着。闫老师对我说：“孩子，下午过来想告诉你成绩，看你盖着小毛巾睡得正美，就写了个纸条。”我忙点头说：“闫老师，我看到了。”

这是我能回忆起的多年前的那个夏天的下午，闫老师给我的全部印象。

后来，我上了初中、高中、大学，直至分配到工厂，几乎每隔一两年，我们小学同学都要到闫老师家相聚。闫老师有很多本硬皮册子，每个他教过的毕业班都有一本，上面有每个学生的照片，下面注明现在在做啥工作——这个工作部分是随着时间和工作变化不断修改的。我也有一张照片在老师的一本册子上贴着。

在工作最初几年里，时间比较充裕，我家和闫老师家离得也不远，休息时，偶尔就到他那里看看。我每次去，老师都会拿出那些册子，说一哪个学生工作有了变化云云。

近些年，我工作忙了，上有老下有小，就很少去老师那里了，甚至逢年过节忙于值班或者迎来送往，也想不起来去看看老师。

今年春天，我在小区门口偶遇闫老师的儿子，我的师兄。他说老师因为得了一次脑血栓，现在身体大不如前。是呀，算算老人家也该是近九旬的人了。我和师兄一起去看老师。

依然是那座老楼，闫老师正坐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晒太阳。我忙跑过去，握住老师的手。看到我，老师很是意外和激动，他拉着我的手有些发抖，颤声说：“孩子，瘦了、瘦了。”然后拉着我走进屋子，费力地翻出有我照片的册子，指着我的照片说：“看看，看看。”

我发现自己的工作职务还是20多年前的记录，才惭愧地意识到已经很多年没和老师联系了。我把现在的情况告诉老师，老人家让师兄记在手机里，摸着我的手说：“你进步了，进步了！”我的眼泪又一下子流了下来。

那天，我陪着老师聊了一个多小时，还和老人家一起吃了午饭。老师很高兴，不时地问着我们班别的同学的近况。显然，和我一样，大部分同学也是很长时间没来看过老师了。老师说：“你们现在都忙，尤其是到了这个年龄，工作、家庭负担重，你能来看看我，我已经很知足了。”

又是一年教师节。我又想起闫老师，还有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的许许多多的老师们。在这里，请允许我对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您好吗？学生谢谢您！”